

跨度
长篇小说文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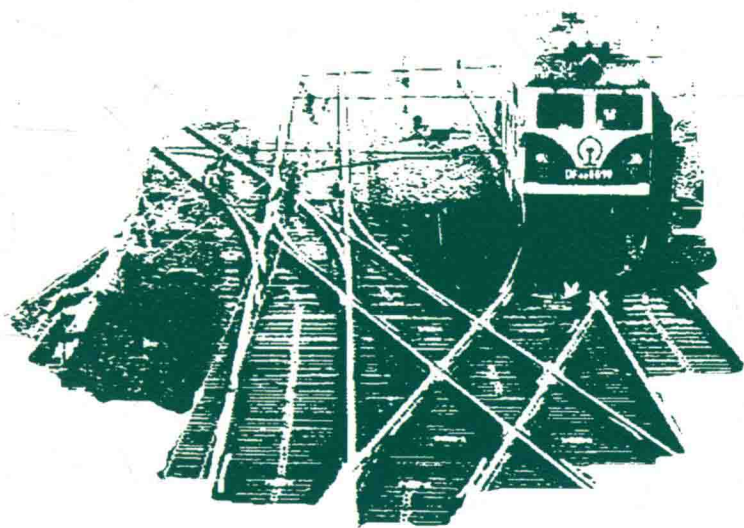
董凯◎著

凤凰窝

长篇小说

十二荆钗传奇

是谁收养了人间的美
又被苦难慷慨地喂养——
这些迎着风行走的人
这些逆着光瞩望的人
这些女人。这些用全部的爱
阐释着生命与命运的人
纯朴。善良。宽容。坚韧
该有的和不该有的，她们
都有。有一个特殊时代的
最深刻最明显的烙印——
穿越荆棘，流血，流泪
也流露世界上最温暖的笑容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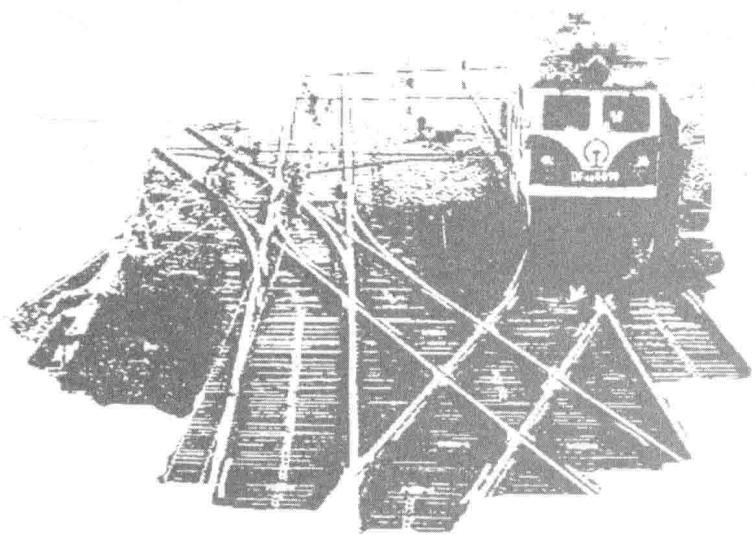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文库

董凯◎著

凤凰窝

长篇小说

十二荆钗传奇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凤凰窝 / 董凯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4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ISBN 978-7-5034-6492-8

I . ①凤… II . ①董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0274 号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28 字数: 45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本书人物情节纯属虚构，读者诸君幸勿自认角色，劳心索引。

代 序

凤凰，也有窝？按理也得有。不然，它在哪儿生蛋孵出小凤凰？这个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，跟龙匹配的神鸟，谁见过？见过山鸡不等于见过凤凰。正如不少的人见过巨蜥，见过复原的各类恐龙，却没有人看见过真龙一样。但龙的家我们却知道，是在大海。凤凰的家呢？不知道，应该在深山吧？人们只能约略地猜想：至少，那个地儿应该有很多的梧桐树、成片的竹林吧？

凤凰窝是个地名。那个地方有没有凤凰？不知道。是否曾经有过凤凰？也不知道。为啥叫凤凰窝呢？还是不知道。一问三不知的作者，心虚得很。假如我不打自招：这个地名是我杜撰的！满意了么？

要是碰上哪位阅历深、见闻广而又认真的读者，看出我写的山峦、草树、世风、民俗……再加上一条铁道线虚虚实实、时隐时现地逶迤在字里行间，必然认定：这写的是八百里黔桂线上的一个点，翻开地图查找，难了，哪儿有凤凰窝？

那确是一个小山窝窝，我曾经窝在里面。将近三十年的苦与乐就在这山窝里生发、演绎、消逝，它让我爱又让我恨，让我魂牵梦绕又让我痛心疾首，可它已经镌刻在我的心上了……我祈祷我的后代儿孙的后代儿孙们，尽可以再踏着我的足迹，步入凤凰窝；只是别再重复我脚下的历史，误入那种年代。

假如人生能像电影胶片那样可以“快进”，我宁愿舍去我的青春年华，让那些刺目的光影一掠而过，即使让我这个涉世未深的青年，在未品尝到人生滋味之前，突然成了个老人，我也绝不后悔。

而此刻，我的苦难的人生之路，在今天繁花似锦的大地上，时隐时现地蜿蜒而来。它追着我的背影，不离不弃，仿佛怕我忘怀。远处，那荆棘丛丛、泥淖片片的曲径上，还络绎不绝地走来曾与我共同度过那漫长岁月的伙伴。有朴实的瑶族阿伯，有仗义的汉族大娘，有情如手足的患难兄弟，有命苦心甜的“凤凰窝十二荆钗”……他们依然在痴情地哭，纯情地笑，眼巴巴地望着我，仿佛在说，

你还记得我们吗？

那些真诚的人们之中，有多一半儿是女性。如今，她们最年轻的也人到中年天过午了。当年的娇容倩影虽然渐次离开了她们，但依惜地，尚存残美。她们醉后的一颦一笑，那昔日的风韵尚能依稀现于眼前。当年她们从不同的地儿考进了内燃机车学校，进了凤凰窝，在当地人的眼里，是一群仙女从天而降！我有幸混迹其中，跟她们成了知己。在她们的苦乐人生里，也有我的有时美有时丑的面容，有我的有时酸有时咸的眼泪。她们的眼睛里，闪动着当年的挣扎与抗争，埋藏着我数十年后的今天的归宿。她们之中的十多个姑娘，被她们自己戏称为“凤凰窝十二荆钗”。我重点写了“十二荆钗”的爱与恨，哭与笑，她们那令人唏嘘叹惋的人生……

记忆，就是人生的胶片。我怀了复杂的心绪把那盘记录我们苦难人生的胶片“回放”，复读那时而流畅时而滞涩的、已经流逝的熟悉而又遥远的生活场景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生活往往苦乐相掺，从苦水里品出一丝丝甘甜，也是乐事；更何况，苦尽甘来，反思当年的苦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只可惜，我很难控制“回放”的速度，只好让思绪游云般地飘游，任它萦绕在某一个山峦崖畔，休憩在某一条暗河的源头，或者，追逐那连作一线的桥梁、隧道、千里铁道线……

目
录

contents

1 代 序

1 第一章 泪苦情长

43 第二章 好事多磨

87 第三章 真爱纯情

124 第四章 风雨苍黄

253 第五章 盛世流云

432 尾 声

第一章 泪苦情长

坐过火车的人都有这种体验：奔驰中的列车，从前面机车的方向传来一声长鸣，接着就听到由远及近的声波吓人的呼啸！转瞬之间，另一列运行方向相反的列车在车窗外疾驰而过。你明白了：你所乘坐的火车正行驶在“复线”上，方才这吓人的一幕，是“错车”，准确的说法是：列车区间交会。

假如，你所乘坐的火车是行驶在“单线”区段而非“复线”区段，上面那吓人的那一幕重演了，那结果又如何呢？

你一定会说，这个“假如”是不会出现的，在单线上“列车区间交会”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只能是：毁灭！那还叫铁路吗？

叫铁路！在某个区段的铁路也曾经有过那样不幸的一天，发生了那样毁灭性的重大事故——正面冲突！

这是桂西山区少见的一大片平原。铁路线从东边的山口里抽出，如一根稍稍松弛的弓弦，画了一条抛物线，穿过一片杉树林，银光闪闪地被牵进西边的山口，东西山口之间，将近三十公里。

这个区间是黔桂线少有的平直线路。司机们牵引着列车进入这个区间，不担心空转坡停，不担心长下坡道制动力不足，个个都轻松地舒一口气，把时速提到一百公里。

这个区段恰巧是单线。当然，多么的不幸啊，是单线！

铁道线的南北两侧，是肥美的稻田。春天，一块块镜面儿似的秧田里，淡蓝色的背景中游弋着白色的轻云。一两只水鸟儿时而高飞时而俯冲，那抖动的翅子、往前探伸着的长腿，恣意地干扰了水中白云的悠闲。而此刻，已是五月了，稻秧已经伸腰甩叶儿，长到快要没膝了。再过一个多月，就要抽出嫩绿的稻穗，扬起淡黄的稻花儿。秧田里放养的禾花儿鱼，已长到三厘米长，无忧无虑地在秧苗间穿梭觅食。待到稻花儿飘落，水面上漂浮一层金黄，禾花儿鱼吞食了稻花儿，肚子里才能积得满腔的黄油，这禾花儿鱼就成了当地鲜香无比的美味儿。

一分钟，最多也就是一分钟！

在这如画的稻田里，出现了令人惊骇的景象：一声巨大的轰响之后，横躺竖卧、侧仰滚翻着几十辆油罐车、敞车、棚车……它们有的互相“顶牛儿”，呈“人”字架势；有的摞在一堆，似在嬉戏；有的车厢扣在稻秧狼藉的泥水里，轮子朝天。几条禾花儿鱼不知怎么涌进车辆转向架的槽形钢梁里，在那一捧浑浊的水里抖动着背鳍。还有十几头滚了满身田泥的水牛，侧卧、仰卧在水田里，偶尔摆动一下陷在泥水里的头，抽搐一下拙笨的腿。几个小时之后，它们的胸腹发胀，胖得像是充足了气，四条腿绷直，黑黑的蹄子指着蓝天，仿佛在质问上苍：我们头一回登上火车，何以落得如此的境遇？不久，先是两三只，后来变作一群的乌鸦“哇！哇”地叫着，在空中盘旋。似乎从弥漫在空气中的钢铁烧灼、胶塑熔化的气味中，嗅出可以让它们一饱口福的腐肉气味。它们大胆地俯冲过来，终于稳稳地落在鼓胀的水牛肚子上。

铁道上，下行的蒸汽机车的乌黑庞大的烟箱，一分钟前嵌进了上行的重联内燃机车本务机车的司机室内。无法想象那惨绝的瞬间：蒸汽机车，汽、水管道爆裂，高压高温汽水喷出！内燃机车，起火爆燃，烈焰冲天！

在蒸汽机车旁，在路基上，竖有一个粉白的半公里标。一蓬疯长的蒿草几乎掩盖了它。在蒿草的一个枝杈上，晃悠悠挂着一只手表，表蒙子、秒针已不知去向，剩下的两个表针还忠实地向上指着。

而这一切，十几秒钟就停当了。几乎没有人呼救，没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。这里展现的令人惊心、给人以极大震慑的场景，十几秒钟就定格在那里了！不幸中的大幸，那两趟列车都不是旅客列车！

人们只能勉为其难，做事后的推理想象：

想象那两列货车分头冲出东、西山口，相向奔驰的情景；

想象那两位司机在瞭望中突然发现迎面而来的列车，他们是怎样的惊愕；

想象两列火车各自以一百公里的时速逼近对方，他们惊愕的同时，能做什么？他们做了什么？

事故分析证明：他们都“撂了非常”，正规的铁路术语是：采取了“紧急制动”措施。

内燃机车本务司机，把“闸把儿”推到“非常”位之后，在那关键的几十秒钟内，他检查了“路签”。有了路签这个进入区间的“许可”，这次事故，就没有机车乘务员的责任。他要保护好这个证据，将路签套环挎在肩上，退到了机器间。副司机迟疑了几秒钟，刚刚站起身，离开了座椅，蒸汽机车的烟箱就冲进了司机室，他别无选择，伏在烟箱上，被高热烤成了“人干儿”……

蒸汽机车司机在“撂了非常”之后，仍然没有放弃努力：他把换向手把打到后极端，拉开汽门，使用了“逆汽”这绝处逢生的招数。……仿佛听到他临终的呼喊：“拼死也不能撞上啊！”然而，正是由于他把换向手把打到了后极

端，这个被他的手掌磨光了的换向手把，撞击的瞬间插进了他的腹腔。他稳稳地坐在司机的座位上，低垂着头。副司机、司炉当时都手扶着手把杆，在惊慌地向前探身瞭望之中，两人双双被强大的冲击力夹在机车与煤水车之间的左右侧门上。惊愕不变的眼神，惨不忍睹；另一个坐在右侧瞭望窗边担当瞭望的学员，被巨大的冲击力甩出窗外，飞身落入稻田，奇迹般地捡了一条命。

重联的内燃机车司机室向后，机车后第一辆敞车装的是钢筋，撞击的瞬间，一根根钢筋像标枪似的穿进司机室，两人侥幸没死，都受了伤。

八个乘务员，有六个乘务员目睹了这次正面冲突最初的过程。从发现对面有车开来，到两台机车撞击的一瞬，留给他们思考、决断的时间总该有个两三分钟吧，哪怕剩下最后半分钟，不，最后的十秒钟，他们纵身一跳，也不至于……

然而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跳车逃生。

这场惨烈的正面冲突事故地点：在黔桂线九圩站到青岭站的区间。时间是：那场“……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‘文化大革命运动’”刚刚“风起云涌”的第三年，一个不吉利的日子。

灾难，降落在凤凰窝。降落在刚刚从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噩梦中苏醒、稍稍恢复了元气的凤凰窝人的头上。

凤凰窝并不宽广的云空，震响着令内行人心惊胆战的音响信号：救援汽笛：一长声三短声，连连呼叫。环绕在凤凰窝周边的山岭，犹如奔驰的骏马，突然收紧了缰绳，前蹄腾空，仰首长嘶，响起了连绵悲怆的回声……

2

凤凰窝，就隐身在黔、桂交界的一个小山窝里。透过如梦的蒙蒙细雨、晚霞散照的微光，你会看到凤凰窝大概的轮廓：它的东边，吹来亚热带的熏风；西边，飘来高原的云雨。山，就像一溜儿七匹骏马，从高原奔驰而来，在这儿拨转马头，向左绕了一个大圈儿。它们仿佛闯进了酷寒的远古冰河期，突然就被冻僵，凝固在这里，成了凤凰窝的天然屏障。只留下第一匹马的马头和第七匹马的马尾衔接处，有一个较宽的缺口，正好做了机车出入库的门户。那七匹骏马圈起的、在此地难求难找的一块儿平地，就是凤凰窝的所在地——铁路上的人、还有熟悉铁路的老乡们，都叫它凤凰窝机务段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，正当隆冬季节。北京，阴沉沉的天空飘着雪花，大地一片洁白。我们五男一女六个同学，结束了半年的实习生活，长驱南下三千公里，奔向我们未来的工作地点——凤凰窝。我们谁也没有想到，九年之后，会

听到凤凰窝有史以来，最惨伤、最凄厉的救援汽笛声！

一个姓张的人事干事带着我们到了“男单”宿舍，安顿好了男生床位。出门顺手一指：“顺这条道直走，左拐，就是运转车间，你们先去报到，我带这个女同学找住处。”季煦云是我们班长，唯一的女生姚遥是煦云的朋友，他看着张干事对姚遥格外殷勤，对远去的姚遥提示性地喊了一句“快点儿呵，我们等你”。我们五个到了运转车间，报了到。

运转主任姓屈，山东人，讲话很干脆：第一，表示欢迎。“你们是人才！是战将！”第二，表示抱歉。“你们学了内燃机车，可凤凰窝眼下只有蒸汽机车，没有战马，只有驴骡，先凑合骑两年吧……”大家会心地一笑。还有第三，仍然表示抱歉。“现在生活很困难，吃的很缺……全国一样。大家把裤带勒紧点儿，我就不信，度不过这灾荒年！”

他开始介绍机务段平面布局：“机务段好比摊好的一张煎饼，从入口往西一切两半，北边归两大车间，运转和检修。南边，是家属区。你们的单身宿舍，在这张大煎饼的西南角……”这位屈主任满嘴里嚼煎饼，这年月嘴里的分泌物多如涌泉，处理也方便：头一低“咕噜”一声悄悄咽下去。

他拉来一位司机长，跟他说：“辛苦你一趟。带着这小哥儿几个走走，熟悉一下工作环境！”这位司机长姓程，也是山东人。细高挑个儿，长腿，走起路来脚下生风。满口的山东话，都是短句，像从嘴里往外蹦石子儿，有个干脆劲儿。巴掌大的地儿，不到一小时，走了个遍。运转主任发话：“明早八点学安全规程，今天下午，自由活动，年轻人，爬爬山……”

人，在迈出独立的人生第一步时，都是满怀希望的。觉得踏上了征程，仿佛肩负重任的将军。一股豪气从心底勃发，把环境的局促，生活的清苦，通通抛到脑后。这不，第一个目标确定了：先跨上“男单”楼南边的山：第三匹骏马。

“上山！喊着姚遥，哎？煦云，姚遥哪儿去了？一上午没露面……”小个子叫晏宏志，个儿小嗓门儿大，边说边走，路过人事室，喊了一嗓子。

姚遥开门出来，笑吟吟：“张干事正跟我谈工作……”

“谈什么工作？下午自由活动。走，上山！”小个子过去一把拉过姚遥，把她推到煦云身边。姚遥回头甜甜地说：“张干事，我请个假……”张干事应声出门，一副白净脸皮，两道剑眉之下，深眼窝里棕色的眼珠子突突地闪了两下。他一只手叉腰，一只手抬了抬，大度地说：“去吧，去吧！”

姚遥告诉煦云，张干事答应把她留在人事室。说是蒸汽机车乘务工作太辛苦，女的不适合……煦云点点头，大家也为她高兴，都说：“祝贺你，找了把好椅子！”大伙说说笑笑，来到山下。

凤凰窝的山，不高，少见山峰，多见山脊。从山脚开始攀登，身边尽是布满皱褶的灰黑色山石，竟像国画中的写意石。乱石之间也有一些山土，黑黑的，长

出一丛丛灌木，油绿的小叶，开着小白花，很香，后来才知道，叫九里香。石缝里长着高一点儿的带刺的藤条，根部发达扭曲，也是后来才知道，是做根艺的材料。也有小树，歪斜盘曲，上面缠满了野山药、何首乌的藤蔓，牵连纠缠，渔网似的遮盖了大片的石坡。要上山，得绕过它横着走好远。头一次爬这石崖山，大家很小心，好在年轻有力气，不到半小时，登上了这匹“骏马”的脊背。登得不算高，可视野够宽广的了。

面朝北俯视，凤凰窝尽收眼底。机车检修库、整备线、煤台、上煤塔、水鹤一溜排开。几台火车头玩具似的进出穿梭，不时有雄浑的汽笛声在凤凰窝里回响，余音久久在山间鼓荡。收回视线近看，是高矮错落以土黄色为主调的家属区。与北半边的一色黑形成明显的反差。我们又想起屈主任为我们摊的煎饼，都笑着说，看，煎饼的那半边儿烙糊了！

转过身面朝南，凤凰窝的外环境展现在眼前。大家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说笑，视野之内，天宇之下，几道山岭静卧横陈，没有人烟，除了浓浓淡淡的树影，没有发现活物。也许会有鸟儿吧，但是看不到，仿佛所有生物都被这莽苍苍的气势吞没了！

此刻，不知别人怎么想，我心里却是空旷得发慌。有对世间荒古的敬畏，有对云空邈远的悲壮。想到今后多少年，甚至一辈子，将被这荒凉的峰岭包围着……要不是背后的汽笛声、机车运行的隆隆声提醒了我们，及时摆脱这被震慑的氛围，不知还要呆立多久。小个子眼尖，他发现顺着这山脊往东走，就在我们这第三匹马的马头与第二匹马的马尾巴之间，有一个斜向的缺口，可以走出凤凰窝！于是我们斜插过去，直奔那两山间的豁口。

冲出豁口，已是汗流浹背了。眼前的景物，早已让我们忘了疲劳。这里有高处难见的奇景：一条湍急的溪水，在浓绿色树丛的掩护下，颇有声势地冲至山根崖下，腾起一片水雾，闪烁着一弯彩虹。我们拨开树丛，逼近溪流，奇怪，它突然消失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！

“小心，跟我来！”杜衡是体委，个儿高，胆子大。他弯了腰往前钻，两手不断地托起低垂到溪边的树枝，提醒后边跟上来的蔫儿张接住树枝。大家顺着小溪弯了腰前行，很快到了山崖下。

啊！奥秘就在眼前：一个宽约三米、高不足一米的岩洞，鲇鱼嘴似的张开在那里。那湍急的溪水被这鲇鱼嘴一口吞下！往里看，黑洞洞的。侧耳细听，洞的深处传来汨汨的水声。

“早听说南方喀斯特地貌，山体内容洞多，这是明溪接暗河了。”煦云的知识面儿广，先做了判断。小个子胆子大，提议：“咱们下去探探险？”大家都说，初来乍到，可别蛮干！杜衡说：“听水声入口不远，就有瀑布，而且落差很大，冲下去，你还爬得上来吗？”蔫儿张难得表态：“大杜说得对，千万别……”

只半句。姚遥手搭着煦云的肩膀，斜了身子直喘气。煦云回头望着小溪里翻腾的水花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这入水口，应该装上铁栅栏，万一小孩儿来这儿玩水，不小心，冲进口子里，可就危险了——也许是我多虑，谁能上这儿来？”

要是人们能有先见之明，又能预先想出切实的办法加以防范，一定会减少很多的人间悲剧。然而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谁能料到，我们这哥儿几个里，有谁会最终撞击在这黑洞洞的鲇鱼嘴上！唉，人生命运，真如山中小溪，一路欢腾，阳光照耀，转瞬落入昏暗的地下河，它，还有重见天光的时日吗？

凤凰窝天黑得早。那第五匹骏马的脊背挡住了大半个落日，天就暗了下来。待到那高扬的长鬃也变作褐色，凤凰窝就很快地笼罩在暮霭里。我们六个年轻人，拖着疲乏的身子，听着饥肠咕噜噜的抱怨，摸索着回到宿舍。

3

学习、考试，通过了“安规”这道关。一周后，我们五个男生“挂牌”上车，姚遥如愿以偿，去了人事室。

我运气不错，“挂”了司机长班儿。司机长就是带我们参观的那位山东人程大车。一见面，就拍着我的肩膀连珠炮似的问：“李恺？多大了，伙计！哪儿的人？”不等我搭话，又拍着我的后背：“小青年，有文化，只要别怕累——我说伙计，你没带饭盒？”他好像发现了我的重大疏忽，盯着我的眼睛大声地追问：“你没有饭盒？”我还在茫然中，他已转身进了主任的房间：“快，快！给找个饭盒，小伙计没饭盒，嘿！这趟正好是客车……”屈主任打开柜子东找西找，程大车拎起主任的饭盒出来了。屈主任笑着跟出来，说：“有了徒弟，把老乡晾了？”

“你在家，好对付。这个，我们先用，嘿！这年月，”他敲敲饭盒，“要命的事儿！”事后，我才真正懂得，饭盒对乘务员有多么重要！

我的第一次乘务生活开始了。没有学过蒸汽机车，直接上车就干，司机长说，这叫“硬砍”，一样，学得更快。

神秘之中带点儿惊险，工作紧张又很协调。司机长开着车还不时地提醒我：注意安全！我很快适应了焚火、瞭望、注水等操作的连贯过程。习惯了在蒸汽机“哐、哐”的排气声中，大喊大叫地“呼唤应答”。掌握了如何在摇晃飞驰的火车头上，站稳脚跟不被甩出去脚下功夫。跑到中间站补水时，我们三个伙计已经满头大汗，浑身也湿透了。

“小李上餐车，吃一份带四份，提着饭盒！”司机长发话了。

这是我头一回以乘务员的身份上了餐车。女服务员接过饭盒，随口吆喝一声：“吃一份带四份！”一会儿，端来了饭菜，大盘儿菜有油水，很香。我早饿了，于是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……耳边听着女服务员说：“主任你看，这饭盒都接了一截，快成了饭桶了！”那个主任横了她一眼，训斥道：“多话！都装满喽。吃不饱，火车头哪能有劲儿？”我不好意思再要求添饭，抹一把嘴，羞惭地接过被称为饭桶的四个家伙，提着很有分量，匆匆走出餐车……

饥饿的威胁使我们很快就懂了饭盒接一截变成饭桶的绝对意义。在那个年代，吃，已是每个人每天醒来关注的头一件大事儿。我们四个人，隔三岔五就有人跑客车回来，都把带回的乘务饭当作共用的救济粮。不用说，姚遥得到大家的特别关照，那个后来被称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让人心悸的凶神恶煞，也暂时没有威胁到她的生存，我们，仍是个患难与共的集体。煦云、姚遥仍是一对携手前行的恋人。

好景不长。“一趟客车饱三天”早已是挂在乘务员嘴上的警世箴言了。争着跑车，争着拉客车，已经成了运转室最头疼最棘手的问题。与其说为了公平，还不如说为了维持每个人的最低的生命保障线。运转车间决定：抽调一批乘务员下车“生产自救”；在线上跑的机车轮流担当旅客列车。我们五个学员，被摘了名牌儿，归入“生产自救”队。

饥荒在蔓延。从每个人的家信中得知，各地几乎是同时走入绝境，各单位食堂争先创造“增量法”“瓜菜代”“双蒸法”……

我们生产自救队的任务是：寻找一种能够代替粮食、可以吞进肚子里的东西。在这个年月，寻找这样的东西，难了！

当地山上有一种蕨类植物，根可吃。小街上已有黑不溜秋的蕨根饼子卖了。杨队长面对手下三十多人的队伍，心情沉重地说：

“只有这条路了！不过，近处早被挖光了。我们要带上铺盖，坐车到大土站，下车走十多里路，住在一个小寨子里，都联系好了……”

难忘的岁月！

登上黔东南的苍山翠岭，也算有缘。谁见过如此低垂的云天？如此油亮乌黑的山土？还有珠串似的红的、黑的、黄的不知名的野果，在枝条上、在甜丝丝的清风里招摇！画意必然引出诗情吗？却也未必。据说，幽怨、愤怒皆能出诗人，那得肠胃里充实，要是肚子不做主，任是诗人再争气，也“哦”不出一句像样的诗来。

此刻，向来挥洒诗情一点儿不费劲儿的煦云正弯了腰吃力地抡着镐头，在一尺多深的土里刨出蕨根。这是手指粗的深褐色的横根，有的在地下延伸几尺远。干一小会儿，肚子里那二两“双蒸”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只好选那些粗壮的蕨根，抓把蕨叶，撸净蕨根上沾的山土，啃吃那层带点儿白色淀粉的皮儿。

生吃，往往肚子痛，后来老乡教我们点燃些枯草烧来吃，个个都吃得乌黑的嘴儿。

晚上回来，喝完二两粥，爬上老乡家的土楼的上层（实际是天棚，堆放杂物的地方，有口，可用梯子上下。）睡觉。肚子咕咕叫，哪里睡得着？那年月盛行“精神会餐”。每个人都不厌其烦地说出自己难忘的、最好吃的饭菜，连蔺儿张也说他就想吃他妈过年包的一个肉丸儿的饺子：

“一咬，直流油！嚼着，舍不得往下咽。我能吃三十个！不，能吃五十个！”说的人，听的人，个个流涎水。把那种能够帮助消化的液体连续地咽进胃里，实在不是很明智的。可香甜的回忆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，在每晚睡前照例进行的“精神会餐”中，谁也舍不得堵了耳朵！

人，在饥饿的煎熬下，哪怕走路，眼睛也本能地扫视地面，时时捕捉一切被认为可以放入嘴里的目标。

这天下山后，走在小路上。小个子发现路边草丛里有一颗颗果子，很像枯干的棉桃儿。捡起来剥开，里面是淡黄色像蒜瓣似的籽儿，咬一点儿，嚼一嚼，好香！他大喊一声：“花生味儿，快来尝尝！”于是你咬一点儿，他嚼一点儿，都说“香！”“好吃！”立刻散开，捡这救命的“野花生”。这一路，每人都捡了十多个干桃儿。边捡边吃，快到驻地时，小个子突然“哇”的一声吐起来，他脸色发白，两道剑眉在鼻梁上挤成个疙瘩，蹲在路边呕吐不止。几乎是同时，大家都弯腰曲背，“哇！哇！”地吐成一片！

只可惜，胃里空空如也，连连地干吐，并不曾有东西吐出来。只把刚吃进去的喷香的东西连同过剩的胃液吐了出来，个个面前一摊黄黄的黏液。

“我们，中……中毒了！”煦云一边吐，一边说了句清醒的话：“别吃了，这东西有毒！”大家跌跌撞撞，陆续挨进了驻地老乡的场院。

老乡见这群人回来了，却如此模样，连声询问。“吃了这个……”小个子把没舍得扔掉的干桃儿拿出来，递给老乡。

“哎呀！这是桐籽！少吃点儿还没事，吃多了，不得了！”老乡说。

“阿伯，你看，可有办法……”杜衡吃得少，症状轻，口齿还利落，拉着老乡求救。

“唉，遭罪哩！多喝水，喝了吐，吐了再喝……”老乡告诉了最简单的解毒办法。

杨队长得了浮肿病，脚肿得穿不了鞋，没上山，躲过了这一劫。他喘着气挣扎着烧了一大锅水，逼着大家往肚子里灌，大家只好照办。肚子空空，喝了白水吐黄水。一连两天头昏腹痛，对我们这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，真好像雪上加霜。

晚上，躺在天棚里。下边老乡的火塘，烧着枯枝毕毕剥剥地响。呛人的浓烟，弥漫在天棚里，再从人字形的屋顶上透着星光的瓦隙间缓缓地飘散。人人身子都很虚弱，再也没有力气搞“精神会餐”了。沉默，像更浓的带着山柴苦味儿

的寒烟笼罩了我们。心，空空的，又轻飘飘的，仿佛在迷茫混沌的梦中，坠入万丈深渊……

不知是谁轻轻地哼起了歌儿，沉闷而舒缓：“到处流浪，啊……到处流浪……”开始是一个人哼，接着是几个人的和声，悲怆的喉音哽咽轻颤。不久，歌声就被哭声淹没了。哭得最伤心的，是煦云。我们了解这位师兄，他不会为自己的境遇伤情。也许，他在为姚遥担心？为远在家乡、同样受着饥饿煎熬的孤苦伶仃的妈妈伤心？

煦云从小受了不少苦。

他幼年丧父，母亲苦巴苦业地把他拉扯大。小煦云懂事早，上小学就能帮妈妈干活儿了。初中三年，他“供灶火”，把买煤的钱省下了。秋后拾茬子，盛夏打青柴，冬春搂树叶，一年四季一有闲空就在野地里转。隔壁大嫂见到他，每每夹枪带棒扔过一串话：“煦云哪，煦云！柴火筐子长在屁股上了！小小年纪，哪儿是个头儿啊？”煦云不搭腔，一笑，低了头走过去。有时，小伙伴们抢他的柴，他笑笑，说：“你没拾够，拿去吧，我再拾。”从小，妈妈就教育他：一不准骂人，二不怕吃亏。“吃亏的是好汉！”他牢牢地记住了，这句话成了他日后做人的准则。

在学校，与同学偶然发生争执，吃亏的总是他。好伙伴为他抱不平，他反倒劝别人：“算了，都是同学……”末了，总会加上一句：“吃亏的是好汉！”伙伴们气不过，就叫他“好汉”！他并不介意，有时这么叫他，他竟答应。后来，大家摸透了他的脾气：他忍让并非软弱。一些“刺儿头”也不好再欺负他了，“好汉”得到了同学们的普遍敬重。

考入内燃机车专业学校，他依然乐于吃亏，多次地表白：“吃亏的是好汉！”竟把他“好汉”的称号自然地带进了新的学校。就在毕业分配之际，他又当了一次“好汉”！把留校的机会，让给了一个同学，他被分配到了偏远的凤凰窝。事后，那个同学反倒说，是成全他和姚遥分到一块儿。他仍是一笑了之。

此刻，他确实挂念着姚遥。

从小父母双亡，由哥嫂带大的她，养成个优柔寡断的性情。她是副班长，却不能独当一面，哪怕一点儿小事儿，她也拿不定主意。“煦云……这事咋办？”他略一思索，替她剖析清楚，主意她也就有了。不到半天，又找煦云：“……这事好难办！你得给我出个主意。”煦云就一步步点拨她，让她自己拿出办法，她也能应付得了。只是让她自己处理问题，她就会茫然失措。“离了拐棍儿就瘸！”煦云激她。她不在乎，反而撒娇地在他面前驰骋想象：

“我呀，是个月儿，有你在面前，我心里就有亮光；你转过去，远了，我心里就昏昏沉沉，空空荡荡……”煦云看她那娇痴的样儿，心里涌动起春潮，柔声说：

“那我就永远在你身边……”天真的她，把发烫的脸颊贴上他的下巴。只一瞬，煦云轻轻推开她：“好了，在学校……”

“哼，好汉？胆小鬼！”红潮未退、白嫩的脸上一对迷蒙的大眼睛满含着怨情，忽而，一抹娇羞的浅笑飘过煦云的眼帘，像一缕轻风，她离去，跑远了……

“姚遥！慢……”他叫了一声，病痛与饥饿使他梦中的呼唤也细微无力。只有睡在他身边的杜衡隐约地听到了他在梦中呼喊姚遥，只喊了一声，他又昏睡过去了。

第三天，我们勉强上山了。

往段上运蕨根的人回来传达车间指示：蕨根供不应求，要增加产量。又传闻：小街上有人卖掺了牛粪的蕨根饼子，是老乡们自己揭发的。那个老乡为证明没掺牛粪，当场拿了蕨根饼子就咬！大家想到吃桐籽的苦头，觉得吃牛粪，兴许还会好受一点儿。

三个月呵，多么难熬！我们每个人都瘦了一圈儿，深深的黑眼窝儿，苍白的脸色。从十月初到年底，难得洗个澡，头发“擗了毡”，衣服被褥透着一股苦臭的山柴烟熏味儿。当轮换命令到达，让我们即刻收拾行李时，哥儿几个真想哭一场。可谁也没有哭的力气，觉得心里空空的，似乎连眼泪都没有了。“我们要回家了，回凤凰窝了！”谁在自言自语？凤凰窝啊，你是我们的家吗？想到又能跑车了，心里多少有点儿安慰。可谁又能料到，在凤凰窝等待着我们的，将会是什么？

4

凤凰窝等待着我们的，不！应该说我们回到凤凰窝的遭遇是：一死一伤！

那个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的蔫儿张，到了凤凰窝就病倒了。齿龈出血，手臂、大腿内侧出现成片的红点儿，被诊断为白血病。领导决定让小晏和一个护士护送他转到千里之外的总院。结果不到一个月，就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。小晏回来，像变了一个人，少言寡语，身子也快散架了。很少流泪的他，干涩的眼里汪着泪水，跟我们说：“张大妈这辈子永远不得安心了，儿子想吃顿饺子，当妈的却给他做了碗面疙瘩汤。她就一把面，哪儿有肉？哪儿有小磨香油？蔫儿张最后还叨念着‘饺子，真想吃……一大海碗……’他妈就悄悄地流眼泪，眼看着儿子走了……”小晏把身子扔在床上，整整一天死了似的一动不动。领导让他休息几天，我们也不敢把煦云的事告诉他。

受伤的是煦云。